

南雍夢影錄

大學生活回憶

(下)

● 彭德潤 (大陸作家)

松柏沙龍代表四地

「松柏沙龍」四字富有新聞效應，有詩意，有靈感，是中大三四級「太公報」某同學所創造，從此四字作專欄，報導學校短新聞，包括中大，也包括重大、交大、中工、南開等在沙磁文化區以內的學校，重慶報刊也有引用此四字的。

「松柏沙龍」所代表的四個地方，我對柏溪印象最深，次為小龍坎，因食宿于此頗久。沙坪壩、松林坡于我並不很熟悉，我僅僅是一個匆匆過客。從柏溪到小龍坎，亦即從大一到大二，算上了一個台階，生活有不少變化，例如宿舍由大統倉變為小房間，燈也亮了些。八人一室，四個方桌，每人半邊。伙食不愁吃不飽，但油水仍不夠，地瓜當菜、鹹不鹹、甜不甜，頗難「下飯」。是時，小龍坎校區還處於初闢草創階段，許多設施尚未竣工，如廁所還是大土坑上蓋蘆席棚，還比不上柏溪。

松林坡比小龍坎自不一樣，我們進入大

三，才可說是更上一層樓。舉幾件事來說吧，松林坡上課、上圖書館、參考室、閱覽室都近，環坡馬路較好，上坡有石級，不像小龍坎到松林坡一段黃泥土路，一下雨就叫人哀歎蜀道難；伙食也比較好，原因是大三以上同學，很多找到兼職，有一定收入，腸胃有油水，飯量自不太大；連廁所也比小龍坎強，還有「坐式」廁所。宿舍呢？一九四五年我曾到三年級同學住的一間宿舍看過，感到宿舍較高，靠環坡馬路，正面面向松林坡，相當幽靜，這排房子門前有像水池的建築物，碧水粼粼，我偶然回頭看到宿舍門框上一副對聯：「門臨碧水，地接芳鄰」，原來隔壁就是女同學宿舍，謔而不虐，切近事實而不流于庸俗。

比起柏溪，松林坡學術空氣更濃，社團活動更多。可以說，柏溪還是處于中學到大學過渡之中，到了松林坡，才真正感覺到大學之大。松林坡到處是學生，也經常會遇到許多全國知名的名流學者。從大二起，開始學專業課，以中文系為例，我們選修了「群

經選讀」和李長之教授開的「文藝批評」，還聽熊偉教授講哲學，「宇宙，一片大和諧！」聲震屋瓦。

總之，從柏溪來到沙坪，感覺是一鄉一城，一靜一鬧，許多方面不大一樣，不過從感情上說，我還是喜歡柏溪。

情誰重寫夜泊秦淮

南京，是一座詩城。與詩結緣、與文化結緣的詩城。南京的一山、一水、一台、一寺、一街、一巷幾乎都可找到歷代墨客騷人吟咏的詩篇，就以「金陵懷古」為題的佳製，亦為數不少。至其地、臨其景、吟其詩，便能聞到歷史的餘香，體味到一種詩情畫意的美。這種美是人工，非人力，為大自然所賜與，是一種罕見的既有陽剛，又不乏陰柔的剛柔相濟之美！

然而，由于中國歷史上長期以黃河流域為政治中心地帶，文化上亦形成所謂河洛文明，因而便有一種正統觀念：政治上說到南方（主要是長江流域），便是「偏安」，

「小朝廷」；文化上、尤其是文學藝術上，一說到南方，便是柔媚，萎靡，不屬予中國文化的主流，而是異體，變種。而南京正是南方的腹地，在長江流域居龍頭位置，于是有些人一提到南京，便聯想起「桃花扇底送南朝」，聯想到六朝金粉秦淮河、似乎南京只是輕歌曼舞，醇酒女人，滿城盡是脂粉氣。

其實，這都是偏見。八十年代，我寫了一首「憶南京」的詩，詩曰：

金陵自古風流地

亦有凌雲不羈才

故國周遭來夢裏

情誰重寫「泊秦淮」

小杜「泊秦淮」傳誦千古，為何要「重寫」呢？我是怪他只寫了柔情如水的秦淮烟月，似未曾想到「鍾山龍蟠，石城虎踞」；他只寫了酒家歌女（即所謂「商女」），似乎未曾想到此地出生和成長過不少英雄人物。即使是歌女甚至是歌妓，像柳如是、李香君之流，其剛烈、其愛國情懷，實不讓鬚眉。可見秦淮歌女也不淨，是「後庭花」的。我寫的這些話，當不是苛責古人。我相信杜牧寫「泊秦淮」是借秦淮歌女之事，抒歷史興亡之感；而我則是借評「泊秦淮」之筆，抒正確評價南京之情。

回顧歷史，周秦之際，南方已逐漸開發。以楚國為代表的「南人」，「葦露藍縷，以啟山林」，強悍而富有進取精神，不斷向

四方擴展，直至問鼎中原。不可一世的秦王朝，也免不了「楚人一炬，可憐焦土！」同時，以楚辭為代表的文學（主要為詩歌韻文），和以老莊為代表的哲學（主要為汪洋恣肆的散文），二千年前就已奇葩怒放，蔚為大國，決非中原文化的附庸。

南北朝以降，由于戰亂，中原名門望族，相繼南遷，加劇了中國文化、經濟中心南移的速度。洎乎隋唐，南方文化、經濟發展超過北方，已成定局。此後一千餘年，任何一個北方王朝，其生活享受，都一天也離不開南方的貢獻。

從人文上看，近千年來各方面傑出人物，泰半出自南方。以古（散）文八大家為例，算得上北方人的只有韓、柳二氏，而且其中一個幼年生長于南方，一個文學創作成就也在南方。這一人文現象，迄今未變。

以上所云，不是胡謔歷史論文，而是希圖以歷史事實為鋪墊，說明南京位于中國文化、經濟南移地帶的中心，它成為歷史文化名城，決非偶然。而母校中大植根于南京，亦即植根于千餘年來新興的文化、經濟中心沃土之上，它成為全國性的著名學府，也決非偶然。

六朝松下四牌樓前

前段敘說詩城南京，說到它的自然形勝、人文狀況，最後文筆落到中大。有這一段，則中大之所以成為中大，就不必要我多費

筆墨了。

半個世紀之前，中大被譽為「最高學府、最大大學」。其高與大，不僅是因它規模大、院系全、學生眾多，而主要應從它的校（學）風——誠樸——分析入手，來看中大人氣質，以及中大人對社會的卓越貢獻。

何謂誠樸？簡言之，它應包括做人、為學兩個方面。做人正派、本色，不沽名釣譽，嘩眾取寵；為學有敬業精神，嚴謹執著，一絲不苟，不圖虛名，而求學有專長。正因如此，所以中大校友中油滑、市儈、華而不實者極少見，多能踏踏實實工作，為社會作較大的貢獻。

從校風誠樸，我想起了胡小石師，胡師是我敬仰的良師之一。他待學生親切，教學認真，教學藝術可算進入化境。聽胡師講課，真如坐春風，胡師的音容笑貌，至今猶歷歷在目。

以冬季上課為例：上課鈴剛響，胡師已立教室門口。走進教室，放下手杖、皮包，再取下圍巾，禮帽，然後打開皮包，取出講章開始講課。胡師講課從容舒緩，絕無閑雜字句，板書亦剛勁規矩。似胡師板書為提綱做的課堂筆記，條理清楚，不用多費力加工整理。

胡師講課還有一大特點，就不脫離教學內容，扯遠扯野。我聽胡師講授「楚辭」、「杜詩」、「中國文學史」達兩年之久，許多內容較易聯繫實際，但胡師常常是一句話

點到為止。而有些名教授都喜歡在講課中借題發揮，每每引起轟動。對比一下，我以為胡師教學是本著誠樸精神的。

如果有例外的話，在兩年中，我只覺得有兩次。一次大約在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，文學史講到南明福王朱由崧時，提到福王年號「弘光」，胡師歎息一聲說：「弘光是個不祥的年號，你們看國民大會堂對面一所教會中學就叫弘光，就是這個弘光。」另一次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底，文學史講到南北朝學風，胡師引用古人（是誰記不起來）說的，大意是北方學風「似顯處望月」，南方學風「如牖中窺日」。講到此處，胡師嚴肅地說：「我是在南方求學仍（按：胡師係南高畢業），後在北方任教多年，我沒有門戶之見。僅僅說了這幾句，我們估計是有所感而發的。胡師是著名學者，有些話自不便明說。此事作為逸聞寫出，不知當年聽胡師講課的同學，是否還有人記得此事？」

教師學生五湖四海

誠樸的校風，在中大招生、聘請教師工作方面，也有所體現。中大同學來自五湖四海，多數來自尋常百姓家。中大不收特殊學生，不管他有什麼背景，有多大知名度。與我同時進入中大的同學中，據聞有幾位或工作多年，或在某一方面有一定成就，但他們都不是被破格或降低標準錄取的。

中大聘請教師也有自己的規範或標準，

據聞凡作為教授聘請的，一看學位（主要指留學人員），二看學術著作或科研成果。不合這個標準的，便按規定聘為副教授或講師。二三十年代，黃季剛先生在北京早是名教授了，但中大張乃燕校長，卻以副教授聘請黃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吾誤中副車！」說是說，還是接受了聘請，因黃先生立志晚年著述，故當時無著作問世。

中大的教師和學生一樣，也來自五湖四海，作為學生，我心目中的老師都是慷慨君子，醇醇儒者，儘管學歷、流派有些不同，但無門戶之見，互相攻訐之事，似聞所未聞。中大藝術系很有名氣，系中名家薈萃，各種不同流派的畫壇代表人物，濟濟一堂，卻能互相觀摩，彼此尊重；因而相得益彰。

中大中文系雖以教學古典文學為主，但不排斥新文學。師資陣容雄厚，如盧前（冀野）先生授「曲選」，喬大壯先生授「詞選」，徐英（澄宇）先生授「詩選」，各有特色。剛選徐師課（教材用徐師壯年著作「詩法通微」），聽說徐師「好罵人」，聽課以後，才知所謂「罵」乃是從學術角度對某人有所譏評而已，既不涉及陰私，更不侮辱人物，用徐師自己的話說：人家說我刻薄，不，我是「刻厚」，……意思是不夠一定水平，他還不屑於「刻」。

另外，中文系還有三大台柱，即原系主任汪辟疆先生，時任系主任胡小石先生，前國文系主任伍朝樞先生。這三位都是著名老

教授，都同時授課，除胡師所開課已見上文外，汪師開「讀書指導」即「目錄學」、伍師開「漢魏六朝文」。這三門課我都選了，能親炙大師教誨，實為幸事。以上所云，乃希圖從中大老師的風度、風格方面，體現中大的既高且大。古人云：有容乃大，有容才能互相切磋，提高學術水準。

話又回到中大同學方面，我覺得同學之間社交不甚活躍，許多同學同系同級四年，仍相知不深，有些僅是知其名面熟而已。我想，這一現象與校風誠樸不會有多少關係，很可能與南高以來的傳統有關。

以我為例，我與中文系三五級同學相處一年多，又與三六級同學相處二年多，還包括原國文系同學。但與我有一些交往，彼此有一定了解的，不過十人，現在我還能記得起姓名的，也不到二十人。男女同學之間交往更少。「白宮」（女生宿舍別稱）有專人管理，大約可算「禁區」，男生自是過門而不敢入。至於女同學到男宿舍來，也極為稀罕。當然，男女同學戀愛也是有的，屬個別情況。

同學關係彬彬有禮

從上段所述的社交情況看，是否意味著中大同學之間保守甚至於冷漠呢？不然，事實上，中大同學的關係是正常的、彬彬有禮的，只是不那麼刻意（或叫熱中）去「拉」關係，這一作風，在我們眾多校友身上，迄

今多少還有這個反映。

以下謹舉三例，說明當年社團活躍，中大同學是朝氣蓬勃的：

(一)學術講座水平高。大約在一九四七年元旦前後，某社團請陶希聖來校講演，會場在理學院階級教室。講題大約是關於中國政治思想。

陶希聖自是名教授，不用講稿，從容不迫，語調抑揚頓挫，極有條理，因此聽講者踴躍，不僅座無虛席，連走道、門口都擠滿了人。

陶氏講話大意，是說中國政治思想史上，儒家兩家，分庭抗禮，有時矛盾，有時互相滲透，或內儒外法，或儒法並用。

(二)文藝活動高雅。例如周小燕女士獨唱會，「白雪國樂社」的民族樂器演奏，真是陽春白雪高水準的。

(三)文娛活動活躍：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，張治中將軍帶新疆歌舞團來南京，該團曾到中大禮堂演出，康巴爾罕的舞姿，令人傾倒，於是中大校園迅速掀起新疆舞熱，不少男女同學，參加新疆舞學習班。由此可見，中大校風誠樸，但並不保守。

「白頭宮女在，閒坐說玄宗」，人老了總不免囉嗦，總想把自己記憶中的舊事逸聞，當作寶貝統統搬出來。不過到了今天，想這樣也不易。

十多年前，記什麼都還清楚，橫的真的聯繫得起來。年逾古稀以後，真有點老年痴

呆症前兆——健忘，有時想一個同學的姓名，就是想不起來，真想找本「百家姓」看看，觸動一下聯想。但有時並不想誰，有些人的姓名卻記得清清楚楚，甚至連「外號」也記得。看來記憶這東西，真有點莫名其妙！

故國山河依舊在

人生幾度夕陽紅

由于多年患白內障，所以不大看電視，尤其不大愛看冗長的電視劇。前些年，電視播放台灣產的電視劇「幾度夕陽紅」，我一如舊貫，不去看它。此劇播映了好多天，某日，我偶然聽到劇中人語，什麼中大、沙坪壩等等，引起我極大興趣，急忙來看，可惜已近尾聲。找劇情介紹看，乃知此劇為瓊瑤所作，劇中主人翁為中大同學。

「山河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」，原為五言詩。有感于懷，便各加上二字，成為：「故國山河依舊在，人生幾度夕陽紅」。

加了兩個字，我覺得意境有很大變化，吟誦起來，感喟良多。人生有多少個夕陽紅呢？我們這些曾在重慶、南京學習的青青子衿，現在多數已是桑榆晚景，以人壽百年為期，都已過去三分之二了。我以此二句詩作為此段的小標題：內心是希望海內外的老學長，老同學，珍惜夕陽紅，趁身體還健旺，其他條件也具備時，不妨探親訪友，舊地重遊，尋覓當年青春的足跡。對於闊別四五十

年的同窗好友來說，班荆道故，此其時矣！話是這麼說，但不一定人人都能如願以償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人到這把年紀，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，或因健康不允許，或因家累，或因「孔方」兄，不可能想走就走，像當年在文昌橋，踏著月色，踏著火車道枕木，過珠江路、穿大行宮、直插夫子廟那樣自由方便。

希望能瀟灑走一回

目前交通狀況，「肯」或「能」大把大把花錢，或許會舒適一點，否則，有時簡直是自我苦吃，遠不如在家享清福。大約七八年前，我還真有漫步吳山，縱酒渝州的打算。不料為一些瑣事牽扯，下不了決心，一拖便過了古稀之年。現在，我幾乎不敢有旅遊宏願了。但我仍希望有某種機緣，使我能「瀟灑走一回」。若南京、重慶二者不可得兼，我則願東下金陵。何故？我以為重慶變化大，估計松柏沙龍，不會尋覓到多少舊跡。南京則不一樣。六朝松、大禮堂仍在，四牌樓、文昌橋、成賢街仍在，明孝陵、中山陵、棲霞山仍在，：如果我到了南京，上述那些地方，肯定會去的。

此外，秦淮河、夫子廟、鼓樓、丹鳳街、新街口也會去的。至于烏衣巷、莫愁湖、雨花台、燕子磯等景點，過去失之交臂，後來遺憾不已。我想補上一課，以了夙願。玄武湖也一定要去的，最好是月明之夜，靜靜

抗戰史詩

王成聖

對日抗戰八年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悲壯雄偉的一個大階段，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後，全國精英奔向重慶陪都。名家紀實感遇之作，暮鼓晨鐘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感人甚深。

南京中央大學遷到重慶沙坪壩，師生間鼓舞民心，激勵士氣之作最多。以羅家倫校長、汪辟疆教授所撰的感事詩，膾炙人口，傳誦一時。尤其羅家倫校長的七絕詩一首附有本事註，更稱得上是一篇抗戰史詩了。

羅家倫感事詩

嘉陵江上開新局，劫火頻摧氣益遒，
更喜牛羊明順逆，也甘遊牧到渝州。

羅註：二十六年八月全面抗戰軍興，中大南京校址四度被日機轟炸，幸早為之備，乃得卷挾圖書儀器遷重慶，十月間在渝郊沙坪壩新建校舍內循常軌開課，即最後留在大勝關一小部分之農學院牲畜，亦於首都淪陷前三日渡江，經蘇、皖、豫、鄂各省遊牧入川，為時一年，居然安抵重慶。

汪辟疆送同學從軍詩

其一

日日從軍勢若狂，無人人道送行忙；
遙知富士山前月，待照中華兒女行。

其二

問君已恨從軍遲，欲把櫻花踏作泥。
我亦有懷征萬里，送君先過石門西。

按：青年遠征軍從軍行列雄壯入伍報到，必經過石門地方向西前進。

地躺在露天茶館的靠椅上，細味那溫馨的舊時月色。總之，我十分想念南京，「無奈風流端整外，別有繫人心處！」在她歷史餘香的土地上，有我失去了青春夢影，她將勾起我心頭幾分甜蜜、幾分苦澀的回憶，使我深深記念那些可敬的師長和如兄如弟的摯友、同學。三五級在台灣有成就的傑出校友很多，外文系朱立民、戴潮聲，地理系劉鴻禧，社會系朱岑樓、宋尚倫，經濟系華嚴、陳家洋、黃中，教育系李亞白，藝術系陳嗣雪，建築系修澤蘭，都是名教授，名作家，名學人，在海內外工作，都有獨特優異的表現，在社會上都能卓然自立，散發出樸實的光輝。

行文至此，應該停筆了。本文動筆時即已進入盛夏，夏日炎炎，揮汗如雨，開了頭，文章既不能一氣呵成，又不願叫思潮冷卻，中途而廢，只有斷斷續續，寫寫停停，從定稿到重抄一遍，整整花了二十四五天時間，還勞我老伴幫忙，她替我抄寫了大約三分之二的文稿。

我希望本文字裏行間，會有些青春夢影，能勾起老同學們憶舊追往之情。果能如是，我就感到莫大榮幸了！

最後，謹以俚句一首，為本文作結。

嘉陵歲月烟雲遠，
白下滄桑感系多。

回首當年情眷眷，
細尋夢影憶弦歌。

一九九四年八月六日初稿
一九九四年八月廿日抄畢